
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原著 還珠樓主  
批校 葉洪生

# 蜀山劍俠傳

三

近代中國武俠  
小說名著大系



蜀山劍俠傳

一二

原著 還珠樓主  
批校 葉洪生

73·12·0724

·84043111·
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蜀山劍俠傳 第十二冊

著者 還珠樓主

批校者 葉洪生

發行人 王必成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

電話：七六二七四二九

郵撥：〇一〇〇五五九一三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  
保有版權·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定價：全二十六冊新台幣三二二〇元

## 第一八三回

功成一擊 金菩提暗藏白眉針  
計斬雙凶 太虛鑑巧制九疑鼎

話說楊瑾見雲鳳教誡門人，所說極為中肯；知道四小淘氣，膽子又大得出奇，不能寬縱；少時事成歸來，對沙、咪兩人，必還有一番責說。便勸解道：「其實他們也是好強，貪功心盛；不過膽子大了些，遇事不加思索，言行略欠謹飭。依我看，沙、咪兩人此次在妖墓中，必定受盡艱苦，九死一生，才得有此成就，功過足可相抵。況又初犯，祇須誥誡幾句，禁其再犯，並不許日後有人學樣就是了。」

雲鳳知道楊瑾愛憐四小，沙、咪成此奇功，自己也未嘗不喜到極處。但是從小奔走江湖，深悉賞罰規矩。弟子違命擅專，最是犯忌，此風萬不可長。樂得使楊瑾來當好人。假意發作一番，便正色答道：「別的事雲鳳均可奉命，祇是此事，關礙本門中的規矩。首次行法，尤其寬容不得；且等少時回來，問明首從情實，再定罰吧。」

楊瑾聽出雲鳳有心做作，微笑了一笑，沒有再往下說。

時光易過，延到夜間亥子之交，楊、凌二女準備停當，吩咐健兒、玄兒看守洞府，不許擅

離。逕自同駕遁光，直往妖尸墓穴中飛去。到了妖尸墓穴落下，施展六戊潛形遁法往洞中一看；裡面黑沈沈的，祇有兩小點時紅時綠的亮光在洞的深處，暗中閃動。知是妖鳥雙目。因為時光還早，先不去驚動牠。又待了一會，到了正子時，方始一同下手。

這次因有追雲叟飛劍傳書指示，把先前所定方略更改；預計由楊瑾破去各層埋伏，將上懸金刀收去；同時雲鳳驟出不意，一下手先放飛針，刺瞎妖鳥雙目；再用玄都劍將牠結果，肅清外洞；然後直入內寢，不從油釜下去，逕用法華金輪衝開妖尸昨晚用禁法封閉由上通下的井洞，直通寶藏地穴以內。這樣不特動作神速，還可避去太極圓徑中許多厲害埋伏，省卻好些層阻難；更不容妖鳥與敵報警，真是周密異常。

那妖尸上層洞內所設禁法，也頗厲害；昨晚出事之後，又經過窮奇一番部署，益發嚴緊。二女雖然入時隱去身形，仍是無用；入洞不及半里，便將頭層五行禁制埋伏，相次觸動。無限大木黃沙，烈火刀矛，挾著妖煙邪霧，如狂濤怒捲一般，飛舞來襲。妖鳥也自覺查，由木柵內飛出迎敵。二女見狀，一賭氣，索性收了六戊潛形之法；由楊瑾當先，施展法寶應戰。

其實地穴中戎敦、窮奇兩妖尸，正為失寶起了內鬨，並未假死入定。妖鳥祇一報警，自必停爭同出，先禦外敵。二子雖能得寶，妖尸或許漏網也說不定。一則妖鳥昨晚戰退敵人，貪功心切；二則不知就裡，仍守著妖尸吩咐，不到危急難支，不許妄用神燈報警之誡。見敵人乍一現身，便放出一大股奇亮無比的光華；所照之處，五行無功，煙消霧散；比昨晚敵人來勢，大不相同。又認清面貌是以前逃去的兩個女子，知是勁敵；雖然有些有膽怯，還妄冀那把飛刀可

以暗算敵人取勝。剛把長爪上靈符，往洞頂一擲；那柄飛刀，剛在暗中發動飛落。猛聽霹靂一聲，眼前紅光一亮，比電還疾。知是寶物，忙吐內丹抵禦。

誰知道這次雲鳳不比上次應變倉卒。那針有玄功真氣運轉，不是隨手發出。那口玄都劍又在同時飛起。妖鳥又未打隱身遁逃主意，口中三個綠火球剛剛噴起；那邊楊瑾知道妖鳥頗有道力，惟恐雲鳳飛針不易得手。百忙中放起五火神針，與般若刀一同飛到。兩下來攻，妖鳥如何能敵？一見銀光照眼，飛劍臨身，方知不妙；再想遁走，已自無及。般若刀銀光絞動處，三粒內丹先成粉碎，化為碧瑩亂落，宛如星雨。

妖鳥飛逃出沒有兩丈，先吃雲鳳飛針由腦後直貫前額，由左目橫穿右目，奪眶而出。妖鳥祇慘叫了一聲，般若刀與玄都劍雙雙追到，朝牠身上祇一繞，便成四大塊，立時尸橫就地。

那五行遁法早被楊瑾破去，正趕金刀發動，化成一道匹練般的火光飛落。楊瑾先使飛劍敵住，然後用法華金輪將它逼緊。楊瑾兩世修為，道法通玄；刀雖厲害，無主之物，妖鳥一死，妖尸在牠肩上所留靈符無效，失了駕馭，更易收取。不消一會，便被楊瑾運用玄功收去。上層埋伏全破，妖鳥伏誅，別無障礙。

二女聯袂飛入妖墓內寢，如入無人之境。在室內兩邊油斧中，燈光甚強，五色變幻，照得四壁時呈異彩。二女一看日前停尸移前有兩三丈遠，知道下面便是下通地穴的圓井的通路；被妖道行法封閉，又用這重逾萬千斤的石榻蓋緊。如將石榻移去，下時更要省事。楊瑾忙使禁法一移，不料榻上設有千斤大力禁法，重如泰山，輕易移它不動。仍用法華金輪，衝石而下。

雲鳳忽然失聲低語道：「那是什麼！」

楊瑾回身一看，兩旁排立的那些古尸靈身後地上，插著一枝形如令箭的竹牌，上有符篆，隱放光華。楊瑾識貨，知是北邙山靈鬼冥聖徐完之物，心先一動。再過去一看，令箭旁石石地上還劃有「擅動者死」四個篆字，石痕猶新，彷彿才留不久。知道追雲叟所說糾葛定是指此。石移不動，也是此物作祟，不禁又驚又氣。

雲鳳見楊瑾望著令箭沈思，面有怒容，便問何故？

楊瑾搖手禁聲，先往四下一看，別無可疑之跡；料徐完必已來過，無怪這一些古尸靈見人進來，沒有蠢動。祇不知因何沒有人穴，又自回轉？他插這支令箭在此，無異乎說墓穴一切全已屬他，不容他人染指。這廝雖不好惹，但是事已至此，不惹不行。略一審慎，囑咐雲鳳留神警備不測；逕自伸手將那令箭拔起，擲向一旁。先以為免不了還有別的事變發生，誰知毫無動靜。再試行法一移石榻，居然隨手而起，心中好生奇怪。因時機緊迫，不暇尋思；忙使法華金輪，放出寶光，颼輪電旋，直往地底衝射下去。光華施照之處，石碎為粉，四散疾飛。不消頃刻，便將上層數丈浮石穿通，現出原有井穴。

這時二女才各用飛劍法寶當先開路，以破妖法；由圓井通路，往下飛落。

妖尸雖有諸般禁制將圓井通路閉塞，怎奈二女深知底細；下來之處，毫厘不差。加以法華金輪與般若刀俱是佛門至寶，妙用無方，如何攔阻得住？不消片刻，已將圓井衝開。及到妖尸發覺敵人，業已深入虎穴，將妖尸丹室外面洞頂上那輪月光衝破，降落穴底。

這時二妖尸內鬨方烈。戎敦吃窮奇玄功變化，咬落了左手三指；窮奇也被妖鳥神鳩救主情急，抓傷肩臂。彼此都在憤怒咆哮，亡命相待。沙沙、咪咪隱側室之內，作壁上觀。正在高興，忽聽一聲輕雷，爆聲響處，眼前倏地金霞耀彩，銀芒四射，照得合洞都是奇光異景，眩目生花。洞頂月光，已隨著雷聲，化為一陣白煙消滅。

金霞銀光後面，跟著又飛落兩道劍光、兩個女子。因當晚妖尸下來不久，便起爭鬥，沒有假死煉神。二小身在地底，估不出時刻，先還不知師長到來。及至定睛一看，不禁歡喜若狂；忙要奔出迎訴時，二尸已早警覺。戎敦本敵不過窮奇，一見來了敵人，忙即高聲怪叫；要窮奇暫且罷戰，等擒住敵人，再行理論。

窮奇也看出二女來勢厲害，與上次不同，起了戒心，巴不得同仇敵愾。應了一聲，便與戎敦一同應戰。戎敦一指金戈，化成兩道金光，飛上前去；吃楊、凌兩女的般若刀和玄都劍敵住。窮奇得了空隙，便飛向丹室去取九疑鼎，準備收敵人法寶。

二小見滿洞光華飛舞，星馳電掣，立被嚇住，不敢上前。又不敢出聲呼喊，恐被妖尸發覺，由近側趕來傷人，將寶鏡奪去。急得不住頓腳搓手，嘆氣連聲。兩女雖知二小在彼，但又初來，不知他的藏處；加以忙著應敵，急切間觀查不到。眼看窮奇手持寶鼎，厲笑磔磔，由丹室內飛出。二小進退兩難之際，咪咪忽然急中生智，暗忖昊天鏡鼎都能破，何況別的妖法。妖尸所持寶鼎厲害，事在危急；何不拿了它，照著出走。想到這裡，匆匆和沙沙一說；更不暇再計別的，一同飛步持寶鏡奔出。

倒敘前情。

楊、凌二女本就留意尋找，知兩小隱身潛伏，暗中掐著靈訣；一見小二小犯著奇危至險，手持一團青濛濛的光華從側面室內奔出。知道寶鏡果然得手！但是敵我相持正緊，二小比來，需要由妖尸身旁穿越。二小微末道力，如被妖尸發覺，豈不觸手便成齏粉！不禁大驚！

楊瑾一著急，首先一指法華金輪，正要衝將過去接救；誰知老妖尸先已警覺。

原來沙沙、咪咪兩個小人，自從昨晚得手；隱身妖尸藏寶地穴之中，靜候楊、凌二女到來。延至當晚亥子之交，耳聽二妖尸怪聲叫嘯，意似有什麼爭執，從當中丹室壁內隱隱傳出。因為上下隔絕，不見天光，料量不出時刻，也不知是否妖尸假死入定之際。正自附耳低聲猜議，忽聽二尸叫嘯之聲越近；咪咪忍不住輕悄悄繞向當中丹室外面，探頭往裡一看。室內煙光湧處，二尸剛從壁間現身飛落，各在中榻後站定，爭論不已。上古語言，乍聽雖不易於通曉；仗著兩小聰明，相隔又近，從動作形勢上，也可觀查出一些動靜。聞聲辨色，居然聽出大意。

先是戎敦料定窮奇狼子野心，難與共處；倡議分取二寶，以免後患。窮奇特強，竟向戎敦明說：「聖陵二寶不可分離，況且九疑鼎中妙用尚未悟徹精微。萬一試演之時有什禍變，祇有昊天鏡能以剋制，怎能給你？」

戎敦怪叫道：「我先要鼎，你定佔為己有。如今讓你，我祇要鏡，你又說鏡可制鼎，不可分開。難道都歸你不成？」

窮奇本來在上面就和戎敦爭吵了一整天，幾乎絕裂，宿憤已深。聞言當時就要發作，猛覺兩點紅光，迎面閃過；忙一回首，看見旁伏妖鳥神鳩，頭已昂起。那一雙精光遠射，能變幻五

色的怪眼，已自微微睜開，放出比火還紅的目光，正在注定自己的動作。兩隻比蒲扇還大的鋼爪，也在微微伸動。知道此鳥難制，事須熟計，心中起下奸謀。忙把面容一斂，帶著極難聽的怪笑之聲說道：「我並非想獨吞二寶。不過你我禍福相共，既在一處修煉，理應同有此寶才是。你自生心，要分由你。待我取出此鏡交你。我仍權且在此棲身，一俟找到洞府，即行分手了。」

戎敦心畏窮奇暗算；當初引鬼入室，已是大錯。無華氏一死，更看出他形跡可疑，本不願與他同居。一則貪心未死，又意欲將昊天鏡先取到手中，有了制鼎之物，再相機窺伺，乘隙謀奪。二則妖鳥神鳩自從誤服仙人塵中毒昏迷，照算還有七年方得回醒。近來雖還未到年限，有時竟常見牠開目張翼，神光湛湛，大有先期復活之望。此鳥本來厲害非常，再加以數千年冥心修煉之功；驟出不意，爪裂窮奇，易如反掌。有此兩因，故和窮奇虛與委蛇；如見自身力不能制，至不濟挨到妖鳥復活，也可奪鼎除害。所以情甘退難，捨鼎取鏡。

誰知窮奇貪心更大，公然明佔，戎敦怎不惱恨到了極處？剛要反臉成仇，窮奇忽然改口應允。戎敦頭一步如了心願，立時緩了口氣答道：「我起意分離，無非為免異日爭執，並非和你分離。一人勢單，自然還是你我在此一同修煉，另尋洞府則甚。」說時，二目注視窮奇開穴取寶。見寶穴並未行法封閉，已自詫異，還沒料到有什差錯。及至轉開寶穴，穴中空空，並無一物；不特戎敦急怒，連窮奇也是驚駭萬狀。

當初藏寶之時，因無華氏父子兩人恐防有私，曾經約定；二寶雖是三戶共同研討，卻由窮奇一人掌管存取。每次入穴，卻由無華氏父子前行，窮奇不得一人擅入；彼此互為監察，才能

相安至今。當晚爭端，便由於窮奇背了戎敦擅人而起。昊天鏡一不在穴內，情弊更覺顯然。戎敦性極粗暴，更無含蓄，不似窮奇陰毒險狠。見狀略為一怔，當時怒火上沖，不問青紅皂白；暴吼一聲，一揚手，兩柄金戈早同時化為兩道金紅光華，照准窮奇飛去。

窮奇本未竊攘寶鏡，心正驚疑；戎敦一翻臉就下毒手，猝出不意。情迫勢急，那有招架之功？更不暇再開旁穴去取寶鼎，慌不迭的運用玄功，身子就地一滾，化道青虹，便往外室飛去。金戈光華恰在頭上掃過，將滿頭亂髮削落了一大半，幾乎受了重傷。也是急怒交加，怪叫如雷，逕把身佩九把玉刀，化成五色光華飛起迎敵。

戎敦也跟蹤追出，兩下惡鬥起來。二戶相繼衝出時，還算咪咪小心靈，逃避得快，差一點沒送了小命。且喜二戶此疑彼忌，全沒想到索覓敵踪，便和沙沙，隱在側面室內觀戰。

二戶鬥了一會，戎敦見不能取勝，施展五丁開山之法幻化大手，去劈窮奇；反被窮奇運用玄功變化，咬落二指。眼看不支；室內神鳩近日本已回醒，祇緣餘毒猶烈，自知未到時限，一意潛修，不願妄動。今見戎敦危急，救主情切，竟不顧利害，振翼飛起。口吐內丹，飛出一團紫焰，擋住窮奇刀光。上前一爪，雖將窮奇右肩臂抓傷，骨斷筋折；畢竟身未復元，諸般不濟，也吃窮奇用補天石當胸打了一下重的。

神鳩不支，收了內丹，剛剛逃回丹室，楊、凌二女便自趕到。咪咪身原隱住，如不帶著昊天鏡奔出，妖尸或者還看他不出。這一持鏡，上古至寶，豈是六戊遁形之法所能掩蔽光芒？幸而人在鏡後，除鏡外，身形仍隱；否則即使有人救應，也來不及了。

閑閑伏筆，  
大有關節。

戎敦正在抵禦敵人，一眼瞥見側面室內離地二尺許，飛出一團青濛濛的光華。定睛一看，正是那面昊天寶鏡；因離地太低，不料有兩個小人捧著。心還以為寶鏡神物，自在穴中飛出，先前錯怪了窮奇。大敵當前，惟恐失誤，一縱遁光，飛身上前剛要搶取。那面寶鏡倏地一晃，比電還疾，逕往敵人身旁飛去。

戎敦一把撈空，似見鏡後有兩個極小的人影，一同飛起；還未及審視真切，金輪颺轉，祇得回轉金戈抵禦。再一看，那面百丈光華已自迎面飛到。寶鏡也飛到了敵人身側，現出一個矮老頭兒和兩個嬰兒般的小人，正在指著自己，向先來二女談論。這才知道寶鏡事先已被敵黨盜走，不禁急急交加！一面運用那兩把金戈，抵禦敵人的法寶飛劍；一面正想施展惡毒妖法取勝。恰值窮奇持著九疑鼎飛出，一見寶鏡落入敵手，先自吃了一驚。未及施為，那矮老頭兒已從二女手中要過寶鏡，將手一指，便飛出一道金光，似長虹一般飛到。

窮奇大怒，伸手一揭鼎蓋，剛幻成一張大口飛出，猛聽耳旁有人喝道：「無知腐尸朽骨！今日劫運臨頭，你這偷竊來的玩意不靈了！」聲音就在近側，窮奇吃驚回頭；人影子還未看到在那裡，咚的一聲，鼻梁上早著了一下重的。也不知被何物打中，彷彿覺著鼻梁扎傷，似有一絲涼氣侵入，直透命門。敵強勢盛，百忙中急於應變，並未十分在意。恐怕再受暗襲，連忙運用玄功變化時，眼前一閃，又現出一個矮老頭兒，同樣也飛出一道金光，直取戎敦。

二尸都是痛恨已極，暴跳如雷。誰知今番敵人不比往常，仍各仗恃數千年道力，精通陰陽變化，妙用玄功，全沒想到「敗」字。恨不能一下將敵人碎為肉泥，才稱心意。無奈敵人法寶

厲害，絲毫都佔不得便宜。先還恃有九疑鼎能收敵人法寶，誰知那兩個矮老頭兒，一個矮叟朱梅，一個追雲叟白谷逸；所用劍光，本就是仙家至寶。又經二老多年苦心修煉，俱都厲害非常。

九疑鼎雖然備諸萬象，妙用無方；妖尸祇是無師之傳，略知一些用法，並未悟徹精微。加以鼎中一九先天本命的混沌元胎，已被沙、咪兩小無心巧合，觸動靈機；仗著昊天寶鏡之力將它摘去，減卻若干威力，如何能制得住二老仙劍？這還是雙方同是不識此中妙用，楊瑾與徐完應有一場糾葛，二尸才得支持些時。否則鼎一出現，便被收去，即以其人之道，還制其人之身；不必再費許多事，二尸便形神消滅了。

窮奇見那張大口吸不住二老劍光，並且口內光華較弱；金星紅絲旋轉，也沒以前急遽。相持了一會，心方有些驚疑。矮叟朱梅忽對白谷逸道：「道兄，此鼎已然試過，果自不凡。至寶神物，誰也垂涎。適說那廝，難保不得信趕來；休再遲延，我們從速下手吧！」

朱梅言還未了，窮奇因急切間不能取勝，想起大局為重；寶鏡已落敵手，如不即時除了敵人奪回此寶，被敵人持去通解用法，更留後患。反正事後必與戎敦破臉相拚，無庸再守機密。遂將昨日悟出的用法施展，暗運玄功，口誦上古靈文；左手托鼎，怪目圓睜，觀準鼎腹，高舉右手一掌拍去。便聽萬數叫號，由細而洪，自鼎上發出；匯為繁響，震撼全洞，似欲坍塌。接著又飛起千百道五色煙雲，簇擁著無數大小長短光華；現出天龍野馬，以及各種奇禽怪獸的形相，朝二老、楊、凌等人飛舞撲擊。

白谷逸知是元始先天精靈所寄，不比旁門幻景邪術；心想一試自己的道力，就便照著預定

下筆如神，  
「開發道家」  
有、無相生  
「之理，奇  
妙之極！」

方略，乘機下手。一聲長笑，一縱遁光，身與劍合；劍光立即暴長，化成一道光牆迎上前去，意欲攔它一下試試。誰知那些五色煙雲中的形相，只是一團團的透明奇亮的精光，並無實質；變化無方，奧妙非常，一遇阻隔，威力越增。白谷逸劍光一接觸，倏地由零化整變成一團精光；放出無量彩芒，瀾漫大半座洞穴，直向劍光緩緩撞去。光芒強烈，照眼生花；休說雲鳳沙、咪二小三人，便是朱、楊二人也覺耀目難睜。尚幸鼎內一九先天本命混沌元胎，事前已被摘去，來勢稍緩；否則就連二老也非吃大虧不可了。

白谷逸剛覺來勢重如泰山，枉自運用全力，劍光竟被盪開；不特阻它不住，光華還逐漸逼著劍光上長，大有過頭下壓之勢。剛暗道一聲：「不妙！」欲待變計，對面光華中忽起輕嘯，聲如龍吟。一聲過去，似閃電般掣了兩掣；眼前倏地奇暗，二妖尸身形全都隱去。自己那道劍光，仍被無形潛力阻住，光只能及到自方，照不見對面分毫。同時暗影中又見萬類鳥嘯，地動山搖；先前影中有形之物，俱都變成實質。一個個目射奇光，張牙舞爪，揚喙振翼，作出攫拿飛撲之勢而來。大的竟頭似山岳，身逾百丈；最小的也大如骷髏，長及尋尺。

全洞窟不過十畝方圓，按說那些龐然大物，一個也容納不下。看去卻是為數何止盈萬？千奇百態，備諸瘳惡；同時並呈，目難窮盡，聲勢委實驚人。料是寶鼎妙用現出盈虛世界，說真便真，說假便假；隨心生滅，瞬息萬變；稍一不慎便受吞襲捲入其中，化為烏有。自恃多年道力，雖然不至形神俱滅，想佔上風，卻是萬難。正在觸目驚心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！就這先後片刻之間，矮叟朱梅已按著神尼芬陀指點，悟徹昊天鏡背面科斗符篆；口誦靈文，如法施為，朝

著對面黑暗中照去。

這一來，愈更顯出生剋妙用。初起時僅放出一道青濛濛的微光，一照向暗影之中，鏡上面一片輕煙飛過，青光一閃，倏地又放出萬道金光。無邊霞彩狂風驟雨一般，飛射出去。晃眼全洞重現光明，萬籟頓寂，無影無聲。只剩下窮奇、戎敦兩道妖尸，一持寶鼎，一持金戈，站在當地怒憤張皇，鬚髮蜷立。

當窮奇施展寶鼎時，楊、凌二女見戎敦忽然一聲怪嘯收了金戈，本要追殺過去；忽見朱梅把手一擺，追雲叟白谷逸，已將劍光放大，迎上前去。忙即收住法寶飛劍，靜待二老施為，藉此問明沙、咪兩小得寶情形。

楊瑾剛將那一丸混沌元胎取過藏起，眼前形勢，已有了變化。看出不妙，方欲上前相助；朱梅已施展昊天鏡，轉敗為勝。二女一見妖尸惶急之狀，更不怠慢，重又各放飛劍法寶，乘勝下手。

這裡戎敦看出形勢險惡，強弱已分，本欲遁走。偏巧窮奇凶狠負固，以為敵人不過倖竊去寶鏡；鼎雖受制，還有玄功法寶，可以取勝，不捨棄穴逃走。戎敦只得飛起金戈應戰；窮奇也將數千年煉就的金刀金戟等一一飛起，與二老二女等的法寶飛劍，絞在一起。金光彩霞，照耀全洞，煞是奇觀。

窮奇因寶已失，寶鼎恐有疏虞，不敢放置，只得拿在手內。嗣見敵勢越來越盛，漸有相形見絀之勢；一聲怪笑，把滿口獠牙一挫，正待施展玄功變化，暗算傷人。不料二老早知窮奇數

前伏妙著在此。

千年玄功厲害，如不先除本命元嬰，法寶飛劍都未必能奈何他。預定有策，料准妖尸煉就元嬰藏在命門紫府以內，事前向秦紫玲要了兩根白眉針。昨日又去拜訪一真大師，借了一粒佛門降魔至寶金菩提，將白眉針暗藏菩提細孔之中。到時先隱起了身形，一聲斷喝，引得窮奇張皇回顧；忙用禁法隱卻二寶光芒，乘他心神略分之際，照定面上山根打去。

那金菩提原是一真大師念珠，經過幾輩禪真持偈修煉，無堅不摧；以意發出，輕重隨心。追雲叟因窮奇身逾堅鋼，要害只此一處；白眉針力弱，恐刺不進去；無孔難入，特地借來以作引導之用。重傷並無用處，輕輕一下，恰將山根骨打碎了些。白眉針見孔就鑽，立由破口順氣脈直攻玉海。妖尸該當數盡，因傷甚輕微，反笑敵人隱身暗算，伎倆止此。雖曾覺有一絲涼氣由鼻端透入，一則自恃太甚，二則又忙於應戰，並未十分在意。後來想用玄功變化傷人，念頭方動，忽覺腦海中有些酸脹；真靈感應，竟連腹胸間也在發痛。

因窮奇苦煉功深，道行深厚，白眉針運行稍緩。這時將他元嬰刺中，尚未至死；雖然驚詫，並沒想到自身元氣已破，所煉嬰兒為敵人法寶所傷。仍然不作理會，口中礫礫連聲怪笑；剛一變化飛起，心腦兩處忽轉劇痛，嬰兒好似受了甚麼剋制一般。追雲叟白谷逸知窮奇最為難制，自從九疑鼎為昊天鏡所破，故意仍指飛劍揮應戰，人卻早已隱過一旁，覷定窮奇，靜候時機到來下手。隔了這一會，料定白眉針發生妙用，益發聚精會神注視他的動作。

這裡窮奇明知中了敵人暗算，依然不肯干休；勉強捺定心神，先使邪術飛起一片煙雲，使本身隱而復現。先遮住敵人眼目，再把元神變化，飛將出去傷人。卻不料寶相夫人所煉白眉針，

專一循著血脈氣孔破壞真神元氣。適才心腦劇痛時，已然刺中嬰兒要害；如若就此負傷遁走，元氣尚未耗散；以窮奇的道力，尚可細心探索傷因。將針取出，重行修煉，不過壞卻一半道行，遲早仍可復原。也是惡貫滿盈，該遭大劫，發動恰是時候。忿怒頭上，竟未容他尋思；等將元神化身勉強變化飛出，猛覺元神受了重創，真氣耗散。休說變化傷人，本身受了真靈反應，更是心腦全身，奇痛欲裂。方知不妙，正在驚惶失措；咬牙忍痛，拚命想將本命元神收回，已是無及。

追雲叟見煙雲斂處，窮奇忽又現身。運用慧目定睛一著，全洞光華電閃中，窮奇頭上似有一個極淡的絕大影子飛起，欲前又卻。知是元神飛出，那裡容他遁走？忙即隱身飛上前去。到了窮奇身後，出其不意，先將一根修羅鑿照準命門打去；緊接著把手一揚，立時便是震天價一個大霹靂打將下來。

那窮奇鍊得身逾堅鋼，又有玄功變化；如在平時，便是飛劍法寶，也未必能傷他分毫。這時嬰兒受傷，元神耗散；那修羅鑿早先原是湖南羅山七絕嶺妖人鬼母朱櫻之物，新近才落到追雲叟手中。無論仙凡，如被擊中，立時在體內發出烈火巨震，周身骨碎筋裂，血肉橫飛，死於非命。

窮奇周身要害只命門一處，還須先傷了他的元神以後，否則仍是無用。此寶終是左道旁門所煉之物，一出手先有一道黑煙，容易被他看破；必使法寶抵禦，仍難奏功。所以才隱身窮奇身後，乘隙下手。就這一下打中，已難禁受，何況又加上一神雷！裡外夾攻，同時發作，一任